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 文学的锣鼓

郭小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文学的锣鼓

郭小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小虹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 文学的锣鼓

郭小东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厂 印 刷  
( 五 里 亭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 印张 1插页 300,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18-02336-3/I·292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 总 序

于幼军

冬寒夏暑，春华秋实。社会科学园地的耕耘者，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汗水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的出版，就是金灿灿的果实。

我们的时代需要理论。理论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已被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就不会有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的创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批国家的胜利；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很难想象，没有理论，社会的巨轮能够在历史的航程中自由行驶。今天，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当中，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和策略，以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要求我们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后来居上的发展道路；要求我们探索和倡导新思想新观念，回答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着壮丽的事业。社会科学大有作为。

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耕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幸的是，我们有一支乐于在这块园地默默耕耘的队伍。正是他们的勤奋与才华，使得我省的这块园地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将展示我省这支队伍中的中青年学者的探索历程和学术成果。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决定组织出版这套文库，更主要的是借此推动广东的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队伍建设，促进广东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长江后浪推前浪，要使社会科学事业如同长江之水奔流不息，唯有源头活水不断。我们要看到，广东社会科学理

论研究队伍在人才辈出的同时，也存在人才流失、一些单位和学科后继乏人的现象。因此，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活跃、理论素质好、科研能力强的跨世纪中青年社会科学人才，刻不容缓。我们要努力创造让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尽快成长的条件；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活跃的学术氛围；要深化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机制。我相信，文库的出版，必将激励我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尽显才华，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留下自己栽培的一朵奇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入选这套文库，不应成为作者学术成就终结的标志，而应该成为新的起点。中青年是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我衷心希望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到改革开放实践的洪流中去，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认真学习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研究手段，提高科研能力；敬业乐业，不畏艰辛，以扎实、严谨的学风，刻苦治学，勇攀高峰。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才会有朝气、有活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园地，才会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 《经济学探索与研究》
- 《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
- 《文学的锣鼓》
- 《在改革开放中重塑人格》
-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 《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财富》
- 《广东改革与发展探索》
- 《接合与更替》
- 《农业·农村·农民》  
—— 思考与选择
- 《变革与探索》
- 《西势东渐与东方世界的回应》  
—— 近代中日史事和人物散论
- 《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沉思》

# 目 录

|                           |       |
|---------------------------|-------|
| <b>第一编 中国当代知青文学（专著节选）</b> | （1）   |
| 知青作家的群体意识                 | （3）   |
| 在深刻的悲观背后                  | （20）  |
| 走向死亡的存在                   | （36）  |
| <b>第二编 逐出伊甸园的夏娃（专著）</b>   | （57）  |
| 第四范畴——潘多拉现象               | （59）  |
| 蛰伏的冲突——性别对抗的磨合            | （82）  |
| 深锁自己——童年记忆的死结             | （100） |
| <b>第三编 星期五评论（论文）</b>      | （121） |
| 论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流派               | （123） |
| 文体的涅槃：论心态小说               | （141） |
| 转型期的文学风度                  |       |
| ——《转型期文学批判》               | （160） |
| 新时期文学趋向刍议                 | （176） |
| 文学活动的战略构想                 |       |
| ——评《岭南文艺专页》               | （186） |
| 关于新写实小说                   | （192） |
| 陈国凯论                      | （196） |

## 天堂里的笑声

——《天堂众生录》及杨干华的创作模式论 … (216)

## 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

——从洪三泰《中国高第街》说开去 …… (229)

## 阴晴圆缺

——评1991年《花城》的中篇小说创作 …… (238)

## 匆忙地走着自己

——评《小说家》中篇擂台赛参赛小说 …… (257)

都市的风雅：田园诗时代的终结 …… (267)

## 南方的忧患

——电视剧《商界》的精神方式 …… (279)

## 伊甸园之门

——评电视剧《外来妹》 …… (289)

非艺术的艺术 …… (310)

没有批评 …… (318)

我与批评 …… (324)

## 第四编 序与跋 …… (327)

### 雨天的期待

——《南方的忧郁·自序》 …… (329)

### 南北方的痉挛

——《中国知青部落·自序》 …… (335)

### 本命年的蝉蜕

——《逃出伊甸园的夏娃·自序》 …… (351)

### 黄昏独语

——《雨天的曼陀罗·后记》 …… (360)

以革命的名义

——《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

自序·后记》 ..... (365)

冬天的心情故事（编后） ..... (387)

第一编

中国当代知青文学

（专著节选）



## 知青作家的群体意识

当他们不是单个，而是以一个群体站在我面前，虽然他们充其量不过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然而，我甚至已经感觉到他们背后有一堵密密麻麻的巨大的人墙，一堵由他们的同时代人、千百万知青组成的已经沉默且沉思着的严峻的人墙。他们是作为这“人墙”的代言人出现在当今文坛上的。他们是这一代人浓缩了的身影。

中国近 20 年的革命史与文学史，都无法回避“知青”这个字眼，都不能漠视和冷淡这被称为“老三届”的曾经陷民族于危难的红卫兵而后又成为知青的一代人。

这一代人过去对历史所犯错误的批评，现在对社会的建树以及他们中成为作家的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都值得我们永远的沉思。事实上，这个沉思已经在知青文学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发展到今天，10 年的收获和经验，已经比较充分地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近 20 年来的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对于这一代人重大影响的精神画卷，已经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历程，一个民族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中的“心史”。由于知青文学所反映的正是与这一代

人生命进程同步的生活，而且强烈地表现着“自叙传”的文学特质，文学与生活的互渗已达到化合的程度。于是，可以断语，知青作家的心史，正是一代知青的心史，它同时也传导着那个时代一般民众的心理状态。这样，对于知青作家群心理机制即群体意识及其文学现象的探寻，将是超越评论对象的本体而具有更广延的意义的。

我想：回顾这一代人最初的历史足迹，对于理解知青作家群的心理机制，理解知青文学中种种近于神秘的或者变形的文学表达与蕴含，是大有好处的。

20年前，仅仅是领袖的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全国各个（哪怕是无车可去的）角落里，浩荡地步行串连上京，在天安门前汇集成一个日夜涌动、此涨彼落的红色海洋。这曾经令世界瞩目的红色海洋的骤然泛滥，其效果是强制性地诱发了这个民族心灵中的文化惰性：封建教化了几千年，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负面——愚忠、盲从、轻信、依赖——而沉积下来的东西，一下子沉渣泛起。一种以奇异的“革命理论”和政治谎言孳生的“当代宗教”产生了。红卫兵们陶醉在这种“宗教”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虚妄地认识着自己、自己的力量，填补着自己的软弱和历史时代给予的精神缺陷，虚妄地认识着世界和世间的事物。这种非教义化的、由中国特殊的政治土壤培植起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接近于原始萌动的宗教文化，使这一代人陷于极度的精神亢奋之中。当然，这仅仅是最初的毒杀。主观的异化和客观的神化，人的地位及其自身的尊严全部源于神——领袖或权威的恩赐，人的灵魂为“小红书”的抽象外壳所取代。“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对于这一代人的精神影响，远胜

于神对基督教徒的奴役与驾凌。人在主观上完全异化为某种极权思想的对应物，完全被抽象为一种凝固的、僵化的同时也是简单粗暴的思想标签。一切行动都依照“宗教文化”指引的模式前行的意念，都以“宗教情绪”的指向为取舍。一代曾经虔诚地接受革命传统和革命理论，以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英雄模式来进行教育培养了10多年的人，就在一夜之间，被引进了历史的死巷之中，成了“当代宗教”的牺牲品。张抗抗、汪雷、王士美等知青作家，他们在“文革”中的创作如《分界线》、《剑河浪》、《铁旋风》以及《我们这一代》、《征途》、《草原新牧民》、《青春》等知青小说，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上，在具体描述的生活内容和创作的倾向上，都向我们提供了今天来说需要否定的材料。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们，正是这一代人在昨天的狂热中曾经认同过的某种思想的传声筒。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恰恰构成了这一代人在“文革”初期的群体意识，构成了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典型。我们不应否认知青文学有过的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同时也不应否认某些知青作家曾经走过的这一段扭曲的心灵历程。没有这一段狂热的政治欺骗，就不会有后来深刻的反思，乃至呈现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思想。说明前者，只是为了鲜明地强调后者，同时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也为知青作家的心史取得一个沉痛的参照系。

只有勇敢地承认：我们也曾有过歪斜的脚印；也曾狂热过，极“左”过，崇尚权威，迷信领袖，在图腾的光圈里生活着。因而对许多善良的人们负债。《伤痕》中的王晓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生活的路》中的谭娟娟，《今夜有暴风雪》中的郑亚茹，《雪城》中的姚玉慧，他

们人生中的最初几步，都是这一代人那歪斜的脚印的形象写照。

当然，要真正理解这一代人如何如此容易被煽动，连同他的民族一起像成千上万头驯服的羔羊一样，被无情地带上市祭坛，心甘情愿地任其作精神的宰杀，绝对不应仅仅从特定的政治气氛中去找论据。这只是产生这种“当代宗教”的外部原因，而其内部原因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上文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应该否定的部分所构成的中国现代社会的集体潜意识，那种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原始的“集体表象”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在红卫兵中，是以革命的名义来实现的。

正如康德要用信仰的宗教代替教会的宗教，马丁·路德用新教代替旧教一样，“文革”前与“文革”中某些特定的时代与政治因素，正复杂地表达着这样一种状况：“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sup>①</sup>当时的做法是强化政治热情与精神力量的重大作用，并干预人的情感使之服从于这种强化。知青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较早出现的知青文学中表达了这种强化以及对这种强化的憎恨。晓剑、严亭亭的《世界》，是知青文学中较早较为复杂地表达对这种强化的否定与批判的作品。他们已经较为清晰地捕捉到一个较新的命题，即从史的角度去观照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中一代人的脚踪流向。他们有意识地企图对荒谬年代人的思想与性格异变作纵向的追溯，开始把以往知青文学中零碎的、个别的思考与描写作整体性思维，将其集中在一个具有原始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活特征、封闭而且蛮远的地域中作全景式的描写，有意把当代宗教情绪与原始的、缓慢的生活形态作行为的和心理的碰撞，努力形成一种“史”的构建，形成一个特定年代里能够负载起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内容与思想含量的文学的“世界”。以红卫兵精神领袖吴大路为首的景颇山七条半好汉在迷途中抗争的悲剧，正是强化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的结果。作家细腻地写出了这一群人沉迷于当代宗教情绪之中，而又努力地一点点的企求挣脱这种桎梏。当他们沉入生活底层并从自己手植的谬误——在山上开水稻田、修路等等——中逐步认识自身的思想方式的荒唐而终于发出了茫然的自语：“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老随着潮流动荡？忽而推向东，忽而退向西？就不能走自己的路，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吴大路们的这种反躬自问和自我检视，固然已经触及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历史命题，但由于作家对吴大路们的种种狂热与错失，他们血液中流荡着的当代宗教情绪还缺少一种相当深刻的理解，还未将其分析融入历史哲学的认识层次，未能真正从意识到的民族历史文化构成上去描写并指出种种表征源远流长的根性。因而，吴大路们的上述“自语”，就还仅仅停留在皮相的、实践的意义上。这就注定了吴大路这个人物思想的极大局限性。即使他后来自以为寻找到一个世界，寻找到自己的根。然而，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寻找到个人思想的局限性与时代、与民族文化的真正因缘，并未真正批判且清除自己血液中那生生不息、时时作祟的来自民族文化劣质的干扰。他确实升华了，但他却只能从一个沉迷于“当代宗教”的红卫兵和知青升华到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的水准。他在儿子的出生证上“郑重地、赫然写下了两个字——吴大路：农民”。他在本质上仍